

朝花夕拾

百姓记事

## 别院深深夏席凉

潘新日

三伏天似乎除了热,找不出任何与流汗无关的话题。因为热,天生好动的我们,只得四处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

我们去的地方离家也只不过四五里地的路程,那地方既陌生也熟悉。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进去过;熟悉,是我们上学要经常路过那里。

小河边有一条长廊,被人种上了葡萄和爬山虎,可能好几年了,这些植物已经把空空的木架子爬满,阳光只能从绿叶间钻出来,在地上投上斑斑驳驳的亮光。我们正在逗猫,看哪里会更凉快一些,连廊对面的窗户打开了,露出几只小手,是连贵、燕林他们几个,已早于我们找到了好的去处,喊我们一块过去。那是一座民国时期白墙灰瓦的老院落,就在我们邻村小学校的旁边,主人家人口,好多房间都是空着的,他的家孩子都大了,每个人都住着几间屋子,几进院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破落。

我这才注意到隐藏在小河旁边被绿树覆盖的别院,四进的院落,就像是静止的画,如果不是特意寻找,你很难看出是一处别院,只是一片树林罢了。

燕林是主人家的小外甥,看样子很受他外公、外婆和舅舅、小姨们的宠爱,他领着我们一大群孩子鱼贯而入,也没有嚷嚷的意思,竟然拿出家里的水果分给我们吃,这让我们多少有点受宠若惊。

当然,大人们是了解我们的需求的,他们把空着的两间偏房用拖把拖了一遍,之后,从屋子里拿出几条卷好的竹席,一个挨着一个地在地上铺开,放上枕头,要我们在上面午休。我们没有午休的习惯,心里就想着玩了。可是,燕林那个白发苍苍的外祖母,扭着小脚,拄着拐杖,在门口看着我们。我们一点都不敢造次,小心翼翼地躺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一个个偷偷地嬉笑着……

燕林姥爷把头伸到窗户上,一脸的严肃,眼睛里露着“凶光”。至此,谁也不敢嬉笑了,都假装睡着,闭上了眼睛。可是,我偷瞄了一眼,他们一个个眼睛都还在不停地动着,即便闭着,也看得清清楚楚。待我们静下心来,我们猛然感觉到有一丝凉风从门窗外飘进来,惬意得很。我睁开眼睛,看见前后窗户都是敞开着,空气对流,当然是凉快的。

燕林姥爷埋怨我们大热天跑这么远,还预谋着到河里洗澡,没有大人跟着,掉到河里淹死了怎么办?这河里,哪一年不淹死几个小孩。还说,我们家的大人也真放心。我们在燕林姥爷喋喋不休的唠叨中睡去,那份安然,在自己家里从来没有过。

醒来已是下午了,日头已经没有那么毒了。燕林舅舅捧来西瓜,一人一大块,西瓜子掉在席子上,我这才看清我们睡的竹席有些年头了,被主人的汗水煮得发黄,红光发亮,像油漆油过似的。旁边的两张席打了补丁,用粗布缝在上面,可能是燕林姥爷的杰作,针脚细密而又均匀。我感叹,这家人真是个勤俭人家。

真的很羡慕这样的人家,绿树掩映的家园到处一片祥和,绝不像我们家的土坯房,简陋而又破落。夏天,外面有多热,屋里就有多冷;冬天,外面有多冷,家里就有多热。那一刻我明白,自然的氤氲不是任何一家都有的,它需要条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我们都舍不得离开这块自然的避暑之地,深深的别院,清凉的竹席,为我们的童年种下了羡慕和造力的种子,我们暗下决心,长大了,也要一处这样的房子,永远给自己、给父母一片清凉。

别院深深夏席凉。每到三伏天,我都会记起它……

## 战地之吻

史留昌

多年前,我看到过一张照片,并探知了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深深为故事的情节和照片上的画面所震撼。数十年来,每当我想起此事,就心潮澎湃。今趁着八一建军节,我把此故事写了出来,献给我们最可爱的人。

故事的主人公叫赵维军,甘肃省榆中县鲁家沟人。1985年初他才18岁,高中刚毕业。这时,共和国对自卫反击战正打得如火如荼,爱国的激情点燃了他心中的火花,他毅然投笔从戎,走进了军营,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不久,他就走上了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数十场的战斗中,他凭着一颗报效祖国献身革命的赤胆忠心和热血青年机智勇敢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屡建奇功,很快被提升为步兵第421团五连副班长,并在火线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1986年4月份,他参加了著名的老山战役。战斗中,他的双腿不幸被地雷炸伤,头部也受了重伤,由于战斗激烈,战场条件恶劣,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伤口严重感染,双腿被截了肢。同时因他失血过多,已是奄奄一息。

就在他弥留之际,一个姑娘映入了他的眼帘。这位姑娘叫张茹,是战地护士,她的爷爷是位老红军,这时的她还处于不满二十岁的花季。她正在抢救赵维军,赵维军看着她美丽年轻的面容和明亮清澈的双眸,昏沉中的他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断断续续喃喃地说道,姑娘,我叫赵维军,是甘肃人,你能告诉我兰州在哪个方向吗?此时,我非常想念我可爱的家乡。张茹听了这话一怔,强忍着泪水挤出微笑,用手指着西北方向说,同志,不,兄弟,你的家乡在那个方向。赵维军见张茹喊他为兄弟,感动不已,强抬头看了看西北的方向,然后回过眼神,红着脸对张茹说,姑娘,我今年19岁了,由于我生性腼腆,还未谈过恋爱,也未牵过女孩子的手,更没有接触过女性的身体,这是我最大的遗憾。现在,我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你……你能不能拥抱一下我,或者给我一个吻,了却我的遗憾。

张茹听了赵维军的请求,看了一眼他挣扎着并满怀期望的眼神,含着泪水用颤抖的双手慢慢托起他的头,俯下身子,用滚烫的嘴唇吻了他带着

血迹的脸颊和唇角。这是张茹人生中对异性的初吻。她的吻使这位年轻的战士有了微笑,了无遗憾地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人世。从古至今有谁见过,一个年轻的生命,在他为国献身且走到生命终点之际,竟会在一个漂亮的姑娘面前提出这样一个真情浪漫的请求。又有谁见过一个花季少女竟会把自己的初吻送给一个面临死亡偶然相遇的年轻男子!

这一感人的镜头被当时在战场上采访的摄影记者捕捉到了,她迅速抢拍到这惊天动地泣鬼神的一幕,并给照片命名为《死吻》。

照片中,赵维军身着迷彩服,头裹白纱布躺在战壕里。他身上脸上全是血迹。照片中,他正幸福地强睁双眼,看着张茹的面孔,接受着张茹的亲吻。张茹身穿绿军装,戴着绿头盔,胳膊上戴的“红十字”袖章格外引人注目。她双手托着赵维军的头部,俯下身子,眼含泪花,吻着赵维军的嘴唇,而她的嘴唇上已分明沾着赵维军的鲜血。照片的背景是战壕,不远处还有另一负伤战士的身影。战壕里硝烟正弥漫,战火在燃烧。照片下方的题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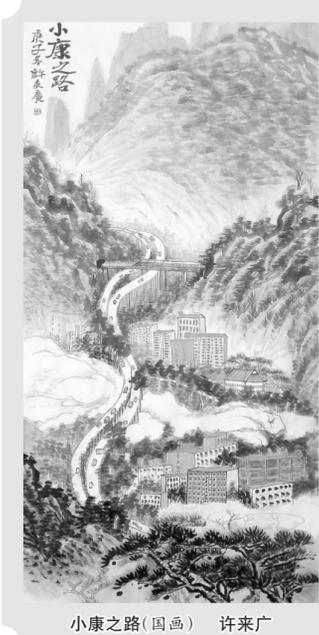
一个伟大纯洁的吻,展现着人性的光辉与崇高。

这张照片在国内各大报纸刊登后,照片背后的故事迅速在国人之间传颂。国人看了照片听了故事,无不为之动容,为赵维军的奉献精神与真情流露而挥泪,无不为之动容地善良和大爱无疆的美德所震撼。

拍摄这幅照片的记者叫王红,西安人,军人家庭,战地记者。她也参加了这场著名的战役。因她在战场上表现突出,救护有功,火线入党。特别是她拍摄的照片《死吻》轰动全国,被授予“全国新闻摄影十佳记者”。

再说赵维军在张茹的亲吻下,带着微笑闭上了双眼,张茹没有丝毫的胆怯,她慢慢放下赵维军的头,然后认真地为他擦净身上的血迹,又给他换上了一套新的军装,赵维军就像一个熟睡的年轻士兵,躺在张茹同样年轻的怀抱里。

赵维军牺牲了,他闭上眼睛询问兰州方向及想念家乡的乡情,深深感动了故乡的父老乡亲,他们把赵维军迎回故土,安葬在了榆中县烈士陵园,让烈士的灵魂长眠在他可爱的家乡。



小康之路(国画) 许来广

聊斋闲品

## 爱的牵挂

贺红江

牵挂是一条绵长不绝的河流,是新春翠绿时节初鸣的蛙声,是夏日如火般燃烧的烈日,是夜深难眠时挂在窗口的月亮。窗前孤灯,候着未归的游子,秋高气爽,望断南飞雁的断肠人,站台之中,哼着梦在前方的流浪者,这些为陌而生又亲切的,不也都是对美好与团聚的牵挂?

多年前的冬天,我在渝东北一所乡村中学教学。绵延的群山,漫天飘着晶莹的花絮,学生放学后,一个人在雪地里撒野和写诗。快到春节,我收到一张贺卡,是妻子阿萌的问候。阿萌在孩子们记雪的击掌声中写了许多关于我们的日记,我读到了她那焦虑与期待的目光,让我好生怜爱和感动,我明白她牵挂着我。

19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三峡库区移民开发区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当时全国遭遇了一场“非典疫情”。我在医疗一线采访时,目睹了许许多多令人牵肠挂肚的镜头。一家医院被临时抽调到发热门诊的护士马瑜连续十多天没回家,她惦记着自己年迈体弱的老父亲,但却连电话也打不了,因为84岁的老父亲是一位聋哑人。2003年5月2日,马瑜的同事拿着一张当天的《北京青年报》,惊呼着举在马瑜的面前:大半个版印着马瑜父亲的四幅组图,一幅照片一个手势,是哑语,马瑜懂得。那是老父亲数十天来都想告诉自己女儿的话,“我一想一马一挂”。

爱的牵挂,在凶险、灾难和困苦面前,不一定需要山盟海誓,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足以彰显绵延不绝的牵挂力量。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生活与经济发展被按下了暂停键。我工作的街道启用了6家临时隔离酒店,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迅速到位。接到指令后,我和来自驻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驻扎到隔离酒店。十多名工作人员先后在酒店驻守29天未曾回家。社区卫生中心的护士小范还在隔离酒店度过了不一样的生日。所有工作人员坚守在隔离酒店里,不仅牵挂着家人,更牵挂着陆续在酒店被隔离的45名人员。有许多隔离人员解除隔离后,还通过微信、电话方式保持着联系。29天后,待最后一名隔离者跨出隔离场所大门时,回头对着工作人员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们期待着事业、人生、家人、朋友和社会的顺畅和平安,这顺畅和平安里面容纳着多少亲人和朋友为我们揪心牵挂的场面。被人牵挂和爱护着,该是何等的幸福和温馨!

荐书架

## 《认识你自己》:讲述西方哲学的黄金时代

胡珍珠

“普莱希特哲学史”系列推出后,多年徘徊在德国亚马逊哲学类的前几名。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普莱希特的分享活动更是享有明星级的火爆现场。近日,世纪文景推出了该系列第2卷《认识你自己》的中译本,其中你会经历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等近400年西方社会与思想的巨变,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耳熟能详的哲学巨擘依次登场,享受一场勇攀哲学高峰、清醒地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奇妙之旅。

面向大众书写的哲学史,普莱希特一改以往哲学书的艰深晦涩,采用通俗易懂、生动流畅的语言,避免内容过于专业。如作者自己所言,“所有哲学最终都不只是专业知识的获

取”。普莱希特甚至把哲学写得像连载侦探小说一样:跟随历史的前行与时代的律动,带着对社会的关切与对“大问题”的追问,一代代哲学家依次登上舞台。该书讲述的是西方哲学的黄金年代,名家辈出的近代哲学400年。读者会穿越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启蒙运动以及德国唯心论等四个阶段的思想世界;看见意大利商业城镇的繁荣、跨入工业时代早期的大不列颠和大革命前的法国,如何成为路德、伽利略、笛卡尔、霍布斯,乃至于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交锋舞台,他们尝试破除教会的干涉,让自我成为万物的尺度,勾勒出国家的模型,酝酿出公民的社会,拥护降福人间的市场经济。

人与自然

## 紫薇长放半年花

韩红军

调转思路,另辟蹊径:“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小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一个精彩的通感写法,让我们立时在文字中听到了“花开的声音”,热闹、火爆、欢腾。

“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这是白居易眼中的紫薇花,不愿与春日百花争艳,紫薇花就傲然开放在夏末的“大暑”,独享这夏日的明媚与悠长。开得晚是晚了些时日,可是它能从6月洋洋洒洒开到9月。因而宋人杨万里有诗赞其曰:“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长放半年花”,因此紫薇又赢得了“百日红”的美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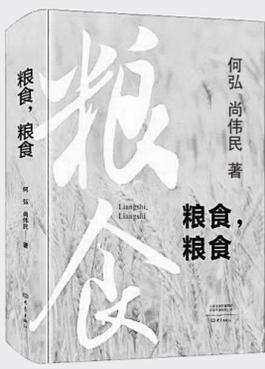
红,仅是紫薇花的花色之一,常见的有红色、白色、深紫色、淡紫色等四种花色。若论花色,相较于浓烈奔

放的红花、耀眼夺目的白花,我偏爱深紫色的紫薇花。站在低垂的紫花前,紫雾氤氲,不自觉会有一些微醺轻醉的飘忽感、迷离感。“霏积烟凝紫霞,西清两月擅芳华”,可能从古至今多数人也深爱紫色花,所以无论是红花,还是白花,都一律要以“紫”名之,统称“紫薇”。

紫薇之美,不独是花紫色艳,树亦清奇雅致。一棵棵紫薇树姿态俊逸,枝干苍润。与榆松槐等树皮的僵硬粗糙迥异,紫薇是不着树皮的“另类”。就如同在炎夏里我们也急不可耐地甩掉厚装,紫薇的枝干上,随处搭挂着的褪脱老皮。拿掉斑驳枯皮,就露出了细嫩光洁的肌肤。通体光滑,灰中泛青的树身,让人顿生怜爱,抚在枝干上不敢稍加用力,唯恐会伤了它。

正是因为紫薇树的外皮不断地老化剥落,据说它害怕痒痒。如果有

## 连载



实行粮食开放政策,所有的粮油食品,可以说应有尽有,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根本的作用逐渐消失,成为永远的历史。

现在,尚本礼老师夫人的户口还在农村,她的责任田由次子一家耕种。除了每年种粮的收入,每亩地国家还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这还不算,国家还投入资金,不让农民拿一

分钱,改造农田灌溉管道和电路,提供了充足、便捷的电力、水利保障。中国现代农民,真正开始享受国家的福利。

耕种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不久,传统的犁、耙、耩等农具开始更新换代。牲口也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开始是手扶拖拉机,后来变成四轮拖拉机,犁地、耙地、播种、打场,样样都比牲口又快又好。尤其是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普遍推广,使得曾经联合收割机的普遍推广,使得曾经轻松快捷,麦收时间由二三十天变成了两三天。秋收农具也有了大的进步,玉米收获机、秸秆还田机等大型机械的应用,也把长达月余的秋收种短缩为十天左右。人们的劳动强度得以缓解,繁重的农活变得轻松,更多的劳力从耕作中被解放出来,开始外出打工,农民有了更多的创收途径。

尚本礼老师的次子一家种着6亩多责任田,每年光小麦就能收五六千斤。但他家里并不存粮,比如小麦,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完之后,直接被粮食收购者收走,在地头就把粮食变成了现金。

如今的乡村,无论是集镇还是

村里,遍布了大大小小的超市,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食品以及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农民们早已改变了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习惯,也像城市人一样去商场购买了。

### 第四章 粮食生产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头等大事。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粮食生产运动。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全面实现小康,温饱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从“不足温饱”到“吃饱吃好” 2019年12月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277亿斤,全国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比2018年增加119亿斤,增长0.9%。《经济日报》2019年6月24日在“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中国饭碗》编者按中写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粮食安全发展之路令世界瞩目,共和国粮食之基更牢靠、发展之基更深厚、社会之基更稳定。近14亿中国人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着中国方案。”

而在1949年之前的数千年中,

我国粮食生产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农民很多时候都处在饥饿的边缘,“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风调雨顺”等祈福语只能是人们难以企及的愿望。即使是被誉为“康乾盛世”的繁荣时期,我国绝大多数人民并没有摆脱忍饥挨饿的苦难处境。乾隆年间,英国派乔治·马嘎尔尼率使团访问清朝时,就目睹了底层民众贫穷与忍受饥饿的情景。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宏杰所著《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就描写了我国古代民众即便在光鲜的“盛世”之下依然面临缺粮的致命窘境。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温饱,全国人民一直处在忍饥挨饿的状态,缺粮的恐惧与饥饿的苦难困扰着国人。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的意思很明确:中国的吃饭问题,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解决不了。70余年过去了,艾奇逊等人的预言彻底沦为笑谈。

分地这一年,尚学民刚升入初二,平时并不怎么关心时政,更不会想到分地的意义。但他心里确实也想了不少:上学上班,自己和二弟、妹妹都在上学,三弟才3岁,母亲一个人怎么种地啊?

尚学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最初的耕种也确实存在困难,人力、技术、农具等都是问题。自留地第一次种麦子,除了生产队,农户还没有牲口,犁地都没办法,只能用铁锹掘。尚学民的母亲要把一亩地掘完,那可是个很大的工程。那一年尚本礼老师刚好调到家门口的联中,便“谋私”了一次,趁一个周六不上课,把他一个班的四五十名学生召集到自留地劳动。初二的学生,也就十三四岁,掘地这活根本就干不过,质量就不用说了。但总算把程序走完了,家里的土肥、专门买的100斤化肥(碳酸氢铵),都埋在了地里。

“扶耩”耩麦子是一项技术活。生产队专门有为数不多的“扶耩”把式。分开干了,各家想各家的办法。尚学民的父亲、三叔体力都很好,但都不会“扶耩”,担心托人换的“白郑引”小麦种子稀稀了或者稠了,影响产量,便请人帮忙;耩完地,好好好

酒招待一顿。

大家对自留地的耕种都很上心。家里的大粪、猪粪等最好的农家肥都做了底肥,大部分农户每亩地底肥还加了100斤碳酸氢铵。长期“营养不良”的土地,史无前例地“吃”到了足够的养料。这一年,各家各户的小麦长势都比生产队的好,产量创下了历史纪录:亩产平均四五百斤,尚学民家的达到了500斤。仅自留地的小麦,已经超出了往年生产队的数量。大家再不争论分地的对错,事实在那放着呢,谁都想获得足够的粮食。

接下来的两三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深入推行。到了1982年,尚学民家的粮食再也没有短缺过,真正实现了全年“一块面”。正在读高中的尚学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饭里的“糊涂”稠了,丢的红薯少了,吃的东西也开始丰富起来,烧饼、油条、土馍及各种肉类、水果等成为普通农家可以吃得饱、经常吃的食物。一句话,没有饥饿感了,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随后,万古公社改为万古乡,家后大队改为家后村,生产队变成了村民组。

改革开放除了给农村带来了粮食丰收,也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活力,